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五十四回 改稟帖佐雜虛心 購機器觀察快意

話說王明耀接過了秦鳳梧請開江浦縣煤礦的稟稿，出神細看，看完了一遍，不住搖頭晃腦的道「好」，說：「到底是你老兄的大才，要是兄弟，一句都弄不出來。」秦鳳梧道：「別罵人吧。」王明耀道：「你這稟稿，請教別人斟酌過沒有？」秦鳳梧道：「沒有。」王明耀道：「前兒同席的那位邊老大，他官場已多年了，情形熟悉得很，筆下也來得，你何不找他來斟酌斟酌呢？」一語提醒了秦鳳梧，忙叫管家到石壩街邊大老爺公館裡去，請邊大老爺就過來，說「江浦的王老爺在這兒等他說話。」管家答應去了。秦鳳梧又把管家叫回來，說是邊大老爺不是邊二老爺，你別弄錯了。管家說：「小的知道。」

去了不多時刻，大邊來了，穿著天青對襟方馬褂，足下套著靴子，不過沒有戴大帽子罷了。見了面，請了一個安，又和王明耀作了一個揖。秦鳳梧請他坐下了，送過了茶，大邊就說道：「聽得老憲台傳喚卑職，不知有什麼吩咐？」秦鳳梧指著王明耀道：「我們這位王大哥，要和兄弟合辦一樁事情，現在胡亂擬了個稟稿，想請人斟酌斟酌。王大哥提起你老兄一切都熟，所以奉屈過舍，替兄弟刪潤刪潤。將來事成之後事，還要借重大才。」大邊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，卑職實在荒疏極了，那裡配改憲台的鴻著？既承憲台不棄，將稟稿賞給卑職瞻仰瞻仰，藉此開開茅塞。」王明耀見他們如此客氣，在旁插嘴道：「算了啞，老邊不用嘮嗦了，咱們現在都是自家人了。」於是隨手把稟稿遞給他，他站起身來，恭恭敬敬的捧過一旁，攤在下面桌子上，一字一板的念了一遍，連連稱贊，說：「憲台見識究竟不同。」

秦鳳梧忙問：「有什麼可以刪改的地方沒有？」大邊說：「實在沒有。」秦鳳梧知道他客氣，叫管家送過筆硯說：「還是不客氣的好。」大邊那裡肯動筆。秦鳳梧說之至再，王明耀也在旁邊幫著說，大邊這才把筆提在手裡，仔仔細細的望下去。

剛巧有一個「蹈」字，秦鳳梧寫錯了，寫了個「跌」字，大邊在旁邊恭楷注上一個「蹈」字，把秦鳳梧寫的那個「跌」字四週圍點了一圈點子，就把筆放下，送了過來。秦鳳梧當是真個無可更改，心中十分得意。王明耀說：「邊老大的楷書寫得好，你何不就請他謄正呢？」秦鳳梧說：「是極。」拿過白折套好格紙，又讓大邊脫馬褂。大邊到此，知道文案一席，賽如下了定錢了，便把馬褂脫去，研得墨濃，蘸的筆飽，息心靜氣的寫起來。秦鳳梧叫管家好好的伺候邊大老爺，要茶要水，不可怠慢，一面同王明耀說道：「我們到裡間去說話罷，不要在這裡攪他。」王明耀道：「是極，是極。」一面二人回到裡間，原來是個套房，收拾得很清雅。還有一張煙炕，陳設著一副精緻煙盤。王明耀道：「你也弄上了這個了嗎？」秦鳳梧道：「不，我原是給朋友預備的。」王明耀點點頭，就在炕上坐將下來。

管家點上煙燈，王明耀歪下去燒著玩。秦鳳梧在一旁和他說話，外間大邊足足寫了兩點多鐘，方才寫好，卻累得他渾身是汗。

管家打上手巾把子，大邊擦過臉，方才拿著謄清稟帖進來，卑躬屈節的站在地當中，說請憲台過目。秦鳳梧又讓他坐下，接過稟帖來，看了一眼，說：「老兄的書法勻整得很，的是翰苑之才，為什麼就了外官？可惜了！」大邊說：「憲台休得見笑。」

秦鳳梧看過收好，吩咐廚房裡端整晚飯，留王明耀、大邊小酌。三人談談說說，到了掌燈時候，廚房裡送出菜來，雖是小酌，卻也十分豐盛。王明耀是老奸巨猾，一路談談說說，席上生風，大邊卻一遞一聲的「老憲台」，叫得個個人肉麻。秦鳳梧讓他好幾遍說：「我兄弟現在一不在官，二不在缺，候補尚無省分，與老兄無關統屬，這樣客氣，太見外了，以後咱們還要在一塊兒辦事，總不能用這樣的稱呼。」王明耀在旁邊道：「是呀！咱們這個礦，要是辦成了，得立個公司，公司裡最要緊的，是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譯，翻譯下來就要算到文案了。現在雖無眉目，說聲公事批准，就要把局面撐起來的。邊老大才情很好，一切又都在行，咱們將來公司裡的文案一席，何不就請了他呢？」秦鳳梧道：「好是好，只怕這位老兄不肯小就罷？」大邊聽了，連忙站起說道：「這是卑職求之不得的，憲台如肯見委，將來無論什麼事，無有不竭力的。」秦鳳梧道：「剛剛我們說不興叫憲台，你又犯了規了。」大邊湊趣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就稱觀察吧，剛才的確是晚生犯了規，就罰晚生。」

說罷，端起一大杯酒，咕都一飲而盡。王明耀拍手道：「爽快，我也來陪一杯。」王明耀陪了一杯，秦鳳梧做主人的少不得也要喝一杯。一時酒罷，王邊二人叫賞飯。大家用畢，盥洗過了，王明耀要走。秦鳳梧道：「何不不住在這裡呢？」王明耀道：「不，我還要到一個地方去。」秦鳳梧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到釣魚巷找你的老相好去？」王明耀道：「也論不定，說走就走。」秦鳳梧道：「慢著慢著，叫人點燈籠送你去。」

王明耀道：「南京城裡大街小巷，我那條不認得，還要你們送？你們送我倒不便了。」說著嘻嘻哈哈，已經出了門檻了。秦鳳梧趕忙相送。送過了王明耀，大邊也要回去，秦鳳梧叫管家點燈籠，管家道：「邊大老爺的管家，早拿了燈籠，在門房裡候了半天了。」秦鳳梧又把大邊送出，回到裡邊安寢。

到了明日，秦鳳梧尋著了一個制台衙門裡的當權幕友，托他從中為力，稟帖進去之後，如蒙批准，將來一定重酬，打點好了，方才上稟帖，稟帖進去了後，約有半個多月，杳無音信。

秦鳳梧又去拜張良，求韓信，抄出批來，是仰江浦縣查勒屬實，再將股本呈驗，然後給示開辦各等語。秦鳳梧不勝之喜。這個時候，南京城裡已經傳遍了。秦鳳梧一面招股，一面請王明耀打電報到上海洋行裡去，聘請那位礦師到來。礦師叫做倍立，據說在外國學堂裡得過頭等卒業文憑的，自接著了王明耀和秦鳳梧的電報，就覆了一個電報，問他還是獨辦，還是合辦，王明耀又覆了個電報，說是俟到寧再議。倍立就有些不耐煩，說：「中國人辦事，向來虎頭蛇尾，我倘然到了那裡，他們要是不成功，我豈不白費盤纏？」就叫通事切切實實寫了一封信說：「這趟到了南京，要是礦事不成功，非但來往盤纏要他們認，而且要照上海洋行裡大班的薪水，有一天算一天。如能應允，就搭某日長江輪船上水，如不能應允，請給一回音。」這封信去後，不到一禮拜，回信來了，說：「准其如此。」倍立當時帶了通事張露竹，趕赴南京。到了下關，輪船下了錠，早有秦鳳梧派來的人跳上輪船，問帳房可有個上海來的洋人叫倍立的。

帳房回說：「那倒不知道。」剛剛被張露竹走過聽見了，便迎上去，說明一切。那人連忙陪笑道：「原來是翻譯老夫子。」

張露竹最乖覺，就問足下和秦觀察是什麼稱呼？那人說：「在下姓邊，家兄是秦觀察那裡的文案，兄弟不過在那裡幫幫忙就是了。如今奉觀察的吩咐，特特為來接二位。」張露竹道：「好說，好說。」小邊就叫「來啊」，一聲「是」，來了兩個管家。小邊說：「挑子來了沒有？」管家說：「來了。」小邊說：「張老夫子，請先引兄弟去見見貴洋東。」張露竹在前，小邊在後，見了倍立的面。張露竹翻著外國話，說明來歷，倍立和他拉了一拉手，小邊問一共有幾件行李，交給兄弟就是了，張露竹於是一件一件點給小邊看。小邊在身上掏出鉛筆，記明在袖珍日記簿子上，又說敝東備有轎子，請二位上轎罷。倍立和張露竹謝了一句，出了輪船，坐上轎子，進城去了。這裡小邊把行李發齊了，自己押著，隨著一路進城。倍立和張露竹到了秦鳳梧家裡，秦鳳梧早已收拾出三間潔淨屋子，略略置備了些大餐桌椅，又在金陵春番菜館裡借了一個廚子來做大菜，供給倍立。此刻秦鳳梧家裡，什麼大邊、小邊、王八老爺，都在那裡，熱鬧非常。秦鳳梧王明耀和倍立見面，都是由張露竹一人傳話。秦鳳梧取出批稟給倍立看，倍立久居中國，曉得官場上的情形，看過批稟上印著制台的關防，知道不錯。因和秦、王二人商量辦法。商量了許久，商量出個合辦的道理來。股分由倍立認去一半，其餘一半，歸秦、王二人，將來見了煤，利益平分，誰也不能欺瞞誰。現在用項，由秦、王二人暫墊，等倍立銀子到了，再行攤派。當下五六個人磋商了一兩日，才把合同底稿打好，大邊寫中文，張露竹寫西文，彼此蓋過圖章，簽過字，倍立收了自己一分，又到駐寧本國領事那裡去說明了。

大家見秦鳳梧上頭的公事又批准了，洋人又來了，入股的漸漸的多起來了。原定是二十萬銀子下本，倍立認去十萬，秦、王二人只要弄十萬就是了。不到半月，居然也弄到四萬銀子。秦鳳梧把自己的積蓄湊了兩萬，又把些產業押掉了押了兩方，約摸也差不

多了。王明耀把山作抵，抵了兩萬銀子。其餘的，說是幾時要，幾時有。秦鳳梧看這事有些眉目了，方才放心。一面就在自己門口，掛上一塊寶興煤礦公司的牌子，刻了幾千分章程、股票、簽字簿之類，也化了若干錢。倍立和秦、王、張這些人，又定出了大家的薪水，倍立是總礦師，每月五百兩，張露竹一百兩，秦鳳梧正總辦，王明耀副總辦，每人三百兩，大邊文案，六十兩，小邊、王八老爺當雜差，每人三十兩，從下月一號起薪水，大家都歡欣鼓舞起來。

倍立接連拜了幾天客，又上了幾天山，不但是江浦縣，連南京一省都看過了。回來寫出一篇外國字，張露竹替他翻出中文，說是：江寧上元縣城東三十里棲霞山煤礦。苗不旺，礦牀在黏板岩中，厚不過六尺，質不佳。運道近，離水口約三里。下等。

上元縣東南三十里鋼夾山銅礦。礦苗旺，牀露頭甚大，質係黏土，察似佳礦。開掘試驗，方有把握。運道，附近寧滬鐵路。上等。

上元縣城東附郭鍾山。全山皆石灰岩，可資建築之料，玉石亦多，並無礦產。

上元縣西北二十五里十二洞硃砂礦。黏板岩，中含紫褐質，似珠砂。礦須開掘化驗，方知確實。下等。

上元縣興安山、寶華山、排頭山、湖山、墓頭、把輝山。

煤礦。苗均不旺，質亦不佳。下等。

上元縣城東二十五里青龍山。煤礦。脈旺，前署江寧藩司開掘，舊坑約深五百尺，現有積水，屢乾方知煤質良否。中等。

六合縣城東十五里靈巖山。寶石，係美石屬，被溪流磨刷光滑，又受酸化鐵之染色，誤為寶石。下等。

六合縣城東二十五里西陽山。煤礦。係尋常岩石，中夾有植物之炭，非煤也。石質頗佳，堪供製造。下等。

六合縣城北四十五里冶山。銀礦。苗旺質佳，內含金銀，並雜銅鐵，質多少，須化分方明。運道離水約三里。上等。

江浦縣城北五十餘里楊家村。鐵礦。苗旺，脈長十二里許，質佳。惟須開挖化驗，方有把握。運道便。上等。

江浦縣城北五十里嶺龍橋。煤礦。係黑色黏土，非煤。下等。

臨了，提起他們想開掘的那座山上的煤礦，說是苗旺質佳，山道便，上等。秦、王二人看了，喜之不盡。倍立考察過了，便要回上海，和洋行裡定機器，又說：「現在南京無事，二位何不一同到上海，大家彼此在一塊看圖樣，定機器，豈不更有個商量麼？」二人聽了，連說是極，各各收搭。張露竹和大邊是一定要跟了去的。小邊和王八老爺斟酌說：「現在我們無事，何不同他們一起去？聽說上海好玩得很，我們借此也開開眼界。」

於是二人異口同聲，對秦、王二人說了。秦、王二人自然答應。到了動身那日，秦、王先托南京一個有名的錢莊上，把銀子先匯一半到上海預備零用及付機器的定錢。安排妥了，一個外國人，六個中國人，外國人帶的侍者、廚子，中國人帶的管家、打雜的，一起共有二三十人，輪船下水，是極快當的，過了一夜，就到了上海。倍立自和張露竹回行去，秦、王二人及大邊、小邊、王八老爺都上岸，住的是泰安棧，連管家打雜的，足足個占了六個大房間，每天房飯錢就要八九塊，大家也不計較這個。便瞧親戚的瞧親戚，看朋友的看朋友，你來我往，異常熱鬧。起先秦、王二人為著機器沒有定妥，住在棧房裡守信，及至合倍立到什麼洋行裡定妥了機器，打好了合同，秦、王二人都說公事完了，我們應該樂一樂了，於是天翻地覆，胡鬧起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